明清建阳刊神魔小说与地域宗教文化

刘海燕　韩　硕

内容提要：福建建阳是古代通俗小说刊刻中心。明清建阳刊神魔小说，具有闽地宗教文化的特质，与编刊者的宗教思想关系密切；建阳刊刻的通俗类书等知识性文本，为神魔小说的编创提供了唾手可得的素材；建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宗教文化，对神魔小说的编创有滋养之功。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也深刻影响了神魔小说的创作。建阳刊神魔小说常常将福建当地的宗教人物与宗教地标纳入小说文本中，对民间的宗教科仪也进行了细致描摹。一方面，神魔小说的编刊体现了闽地宗教文化对通俗文学的熏染；另一方面，神魔小说在建阳的编创、刊刻与流传也影响着闽地宗教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建阳刊刻　神魔小说　宗教文化

DOI:10.13896/j.cnki.wxywh.2026.02.010

福建建阳是明代的通俗刻书中心之一。建阳刊神魔小说在明万历年间大量集中涌现。建阳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间宗教文化、小说编创者和书坊主的宗教信仰，对于神魔小说均有滋养之功。建阳刊刻的通俗类书等知识性文本，为神魔小说的编创提供了唾手可得的素材；当地的宗教文化，借助小说的刊刻发行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闽地宗教文化与神魔小说刊刻出版的交相辉映，反映了福建当地书坊主、下层文人以及作为小说阅读者的庶民的宗教日常和宗教心理，值得深入研究。①

一　建阳刊神魔小说的编创活动及其宗教素材

明中后期，福建建阳书坊以商业性出版为主。书坊主们为了占领市场，迎合大众品味，雇佣下层文人编创神魔小说。这些神魔题材的小说所描写的对象基本上是人们熟悉的神祇，小说文本大都是在各种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根据野史笔记、道门仙传编辑而成。例如：《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与宋普明禅师所编《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又名《香山宝卷》）的内容大致相同；许逊故事见于南宋白玉蟾的《玉隆集》、元代《净明忠孝全书》等所载本传；玄帝收魔故事，建阳刊本《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最早出自《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太上说紫微神兵护国消魔经》等道教经典，元明武当山道士编撰的《玄天上帝启圣录》《武当福地总

① 建阳刊神魔小说的刻本情况，参见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小说之刊刻》（人民出版社，2017年）相关章节。建阳刊神魔小说研究成果，参看鲁春艳：《明代后期建本神魔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缪小云：《明代建阳本神魔小说探析》（《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35~39页）；陈涵薇：《陈靖姑信仰题材小说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西游记》对于明清建阳书坊编创神魔小说有开启之功。一般认为，建阳刊本《西游记》的宗教特色比较明显，西游故事题材承袭有自，当另具文讨论。建阳刊其他题材小说中插增神魔故事，亦当另具文详叙，本文均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真集》《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注》《元洞玉历记》等书，所述玄帝收魔故事又据民间故事有所增益。《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大部分内容摘选自《五灯会元》《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佛教著作中历代高僧的记载。《天妃娘妈传》可能源于明初《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作为元明集大成之神谱，此书与多部神魔小说有题材渊源关系。邓志谟《咒枣记》序文便宣称其小说内容源自“搜神”。元明“搜神”一书，主要有三个版本：一是元刊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二是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刊《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六卷[①]；三是明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有四知馆杨丽泉刊本。此三本中，元刊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和七卷本明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可能出自建阳书坊。三本书所收神仙传记略有差异[②]。下面以明刊七卷本为主，考察建阳刊本神魔小说的素材来源。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灵官马元帅”条中，马元帅原为“至妙吉祥化身”，因故三次降凡，为“灵光”“灵耀”“华光”，华光因救母而“入地狱、走海藏、步灵台、过酆都、入鬼洞、战哪吒、窃仙桃、敌齐天大圣”。马元帅在下界经历一番后，玉帝以其“功德齐天地，而敕元帅于玄帝部下，宠以西方，领以答下民妻、财、子、禄之祝，百叩百应”[③]，余象斗编刊的《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简称《华光天王传》）记载的华光故事与“灵官马元帅”条基本吻合：小说从玉帝起赛宝的“三界通明会”开始写起，记叙妙吉祥用三昧真火烧死独火鬼，被如来送至马耳山投胎为灵光小王子，斩东海龙王，盗紫微大帝金枪；灵耀变成妙乐天尊模样，从童子手中骗取金刀炼作三角金砖（“灵官马元帅”条为妙乐天尊授以金砖三角，变化无边），后在琼花宴上与金枪太子（“灵官马元帅”条为“金龙太子”）产生矛盾，于是投胎于吉芝陀圣母，诞下萧家五兄弟（“灵官马元帅”为投胎于鬼子母腹中，化为“五昆玉、二婉兰”）。《华光天王传》卷三和卷四增加了更多神祇形象和斗宝斗法故事情节。叙写吉芝陀圣母因吃人，被龙瑞王捉入酆都，华光为救母，占清凉山，哪吒与华光斗法，华光娶铁扇公主，闹东岳庙，三下酆都救出吉芝陀圣母。听说吃仙桃可使其母不再吃人，于是扮作齐天大圣到王母娘娘金谷园偷桃，与悟空打斗，不敌悟空之女月孛星，最后在火炎王光佛的调解下与悟空结为兄弟。华光皈依佛道，吉芝陀圣母不再吃人，改恶从善，家人同往西天，修成正果。小说中华光天王的形象与哪吒、齐天大圣等耳熟能详的形象有更多的交集，反叛性格和斗争精神也有相通之处，均为民众喜闻乐道。

再如，《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大奶夫人”条的内容与小说《海游记》[④]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 昔陈四夫人，祖居福州府罗源县下渡人也。父谏议拜户部郎中。母葛氏，兄陈二相，义兄陈海清。嘉兴元年，蛇母兴灾吃人，占古田县之灵气穴洞于临水村中。乡人已立庙

① 据卷首罗懋登《引搜神记首》文：“……岁万历纪元之癸巳，来止陪京，为披阅书记，得《搜神记》于三山富春堂读之。”可知此书购自金陵富春堂。见王秋桂、李丰楙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学生书局，1989年，第5页。

② 参考张宜强：《论明代的神祇形象与造神方式——以〈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李亦辉：《〈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刊刻时间考》，杜桂萍主编：《明清文学与文献》第二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9~213页。

③ [明]佚名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0~221页。

④《海游记》是目前所知最早以临水夫人平妖故事为主题的小说。《海游记》现存乾隆十八年（1753）文元堂据明末建阳忠正堂刻本重刊本，共两卷九回，上卷五回下卷四回。正文前无回目，各叶上方配有版刻图像及八字图题。《海游记》文笔粗糙质朴，文学价值不如同样以临水夫人平妖为内容的《闽都别记》《临水平妖传》，但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与历史，体现出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的真实面貌。可参看胡红波：《乾隆刻本〈全像显法降蛇海游记传〉的发现》（《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2年第2期，第31~5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祀,以安其灵。递年重阳,买童男童女二人以赛其私愿耳,遂不为害。时观音菩萨赴会归南海,忽见福州恶气冲天,乃剪一指甲,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陈长者葛氏投胎。时生于大历元年甲寅岁,正月十五日寅时诞圣;瑞气祥光,罩体异香,绕阎金鼓声,若有群仙护送而进者,因讳"进姑"。兄二相曾授异人口术瑜珈大教正法,神通三界。上动天将,下驱阴兵;威力无边,遍救良民……①

文中陈靖姑兄妹的法派来自瑜伽教和闾山教。这样佛道杂糅的宗教形态在《海游记》中得到发展。小说中陈靖姑是观音指甲化生,表现出密教瑜伽教派"佛生神"的神秘特征与民间信仰的融合。

萨真人、王恶、观音、关圣帝君、玄天上帝等在神魔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神祇,在《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都可以找到记载。神仙传记通过文人不同程度的加工改编,虚构增饰,成为白话章回体小说中神魔叙事的组成部分。《天妃娘妈传》第九回"玄真女机上救舟"故事,来自《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天妃娘娘"条林默海上救兄的记载。小说保留了《搜神》中的林默"瞑目"以"出元神"解救兄弟于海难的情节,并在其中加入神魔因素,将自然灾难改写为鳄精作怪:

至午后,是日狂风大作,骤雨滂涛。百步之外,不办(辨)牛马。女忽于机上睡去,转见那鳄精在东洋作怪,见有四五商舡经过,起风作浪,欲沉没之。真见之,急取手系盒儿,化作一小舟,乘驾其所。……母问其故,女答曰:"顷者有一妖鳄,于南日之南,湄洲之北,吞噬商舡,观音菩萨命儿往救之。……儿口含其一,两手两足共持其四,正将到岸之顷,为应母所呼,口放其一,四者随身登岸,一者已沉于水矣。"②

妈祖救产故事亦是如此。据《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天妃"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之。邑有某妇,醮于人,十年不孕,万方高禖,终无有应者,卒祷于妃,即产男子。嗣是凡有不育者,随祷随应。"③《天妃娘妈传》则将此故事描摹得更为生动细致。第二十八回"天妃妈莆田护产"描写了莆阳县社主请求天妃为主母王氏护产的故事。王氏夜里子时即将分娩,但是衙门里有一只鸡精,经常祸害居住其中的历任主母。社主担心产妇安危,请求天妃帮助,天妃欣然答应。夜里,果有一女妖从衙门后出来,妈祖化为一小卒,与此妖打斗:

那妖正端坐于王氏床前。天妃一见径进,即以随身剑对面劈之。那妖一躲,即飞身从虚隙而出。妃未及耸身擒之,妖已幸脱。妃遂敕起九龙法水,将王氏身之左右前后,洒净数次,王氏精神略苏。妃以法水仍洒一遍,王氏遂分娩,得一男子。④

天妃见孕妇无事,方才追出擒妖。天妃护产的事迹传扬开来,社主为感谢天妃救命之恩,命随从将天妃祀于卧房内,遣人赍币帛、旗帐、猪羊、礼物,径到坛设祭赛谢。⑤

福建建阳作为通俗刻书中心,文人在编创神魔小说之时,能够获得较多的素材。如万历年间由邓志谟编创、萃庆堂刊刻的三部神魔小说,简称《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这三部小说的编创,

① [明]佚名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第183页。

② [明]吴还初编:《天妃娘妈传》,《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7~90页。

③ [明]佚名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第187页。

④ [明]吴还初编:《天妃娘妈传》,第280~281页。

⑤ 参看张淳:《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第7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与当时市面上已开始流传的仙传、戏曲及小说的启发是分不开的。在邓志谟《铁树记》成书之前，已有《许真君斩蛟记》，此书至少在嘉靖八年（1529）以前即已行世，戏曲亦有《拔宅飞升》[①]。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对于邓志谟的神魔小说创作影响颇大。罗懋登（1517—1597之后），字登之，自署“二南里人”，江西省抚州南城县南源村人。小说第十一回“白城隍执掌溧水　张天师怒发碧峰”由白城隍转述“吕洞宾戏白牡丹”和“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而邓志谟《飞剑记》第五回再次演绎了这两个故事[②]。

邓志谟长期居住在福建建阳，许逊传说、吕洞宾八仙故事以及萨真人的故事广为流传，为他的神魔小说创作注入了鲜活的地域色彩。邓志谟本人的宗教观也值得考量。在《咒枣记》序文中，邓志谟指出，超凡入圣在于修心，可见其对于神仙仰慕而不盲从的文人心态。作为与建阳书坊关系密切的文人，邓志谟编辑了多部故事型类书。这些日用类书，为他的神魔小说编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铁树记》中第三案所引“田真哭荆”为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在《书言故事》《故事白眉》《锲旁注事类捷录》等日用通俗类书中都有。《飞剑记》第二回钟离权第四次试炼吕洞宾，命山魈魍魉之鬼扮作劫贼，掠走吕洞宾家财，家人俱心惊惨凄，唯有吕洞宾自斟自酌，称“吾的家赀纵化为乌有先生，吾的性情且乐此青州从事（双行小注：好酒称曰青州从事）”[③]，金文京指出此处对“青州从事”这一酒名的注释也见于《故事白眉》卷十《饮食部·酒类》[④]。《锲旁注事类捷录》卷四《法教部》中有“演教西山之地，许旌阳于焉飞仙”[⑤]。《精选故事黄眉》卷四“异教”的上栏录了一首诗《题洞宾像》：“这个先生，道袍道巾，背负宝剑，丰标绝尘，我曾记得，认他亦真。呵！是醉岳阳飞过洞庭湖的先生。”此诗末识“邓诗语”[⑥]。可见建阳书坊同时期编纂不同类型书籍时，素材的相互通用已比较常见，邓志谟也积极参与了类书编创。

建阳刊神魔小说的编创也与书坊主的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例如作为建阳刻书大族的余氏家族便建有清修寺，既作为“印书藏板之地”，又专拨部分寺产来“养僧供佛”[⑦]。余象斗与余泗泉等人均以居士身份皈依佛门，与建阳当地禅宗曹洞宗的高僧关系密切。在明永觉元贤编《建州弘释录》及《建阳东苑晦台镜禅师语录》《无异元来禅师广录》等禅宗语录中，均可看到余文台、余泗泉、余继泉、余犹龙等人与禅师之间的交流活动[⑧]。在《潭西书林余氏族谱》卷首“潭西书林”图中，便刻绘了

①《拔宅飞升》有赵清常万历四十三年的校记，此剧是根据宋代许真君说话新编的神仙剧。其中写道：蛟精“久占鄱阳湖，万里长江”。变化成儒生，叫慎廷贵。贾女名叫贾秀云。蛟精被擒后，现出原形，但并未被诛斩，而是锁在南昌紫云观的井中，铸铁柱，贯铁索。

②参看吴光正：《从吕洞宾戏白牡丹传说看宗教圣者传说的建构及其流变》，《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8~126页。

③［明］邓志谟编：《飞剑记》，《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④金文京：《晚明小说、类书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辜美高、黄霖主编：《明代小说面面观　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

⑤［明］邓志谟辑：《锲旁注事类捷录》，《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册，第339页。

⑥秦大冈：《重构圣传：论邓志谟〈飞剑记〉的编写策略与宗教关怀》，《中国文学研究》第47期，2019年，第65页。

⑦《潭西书林余氏族谱》“上庠房世系图”的第三十二世“继安公”下记载：“公于嘉靖己丑年向阮姓有买山一片，坐落东门书市人和社，上至高岗后刘宅山，下至大路，左至山路，右至郑张二姓山为界。公游览其间，睹山水之气清，慕圣贤之过化，遂于嘉靖癸巳年建造庵一所，名曰清修寺，以为子孙讲学之所，亦可为印书藏板之地。又买有粮田一百五十余亩，以为子孙读书之资，宾兴之费；又拨出粮田五十余亩，以为本寺养僧供佛之具，则洒扫清庙有人，而子弟得以专心致志于诗书之中。自记。”见《潭西书林余氏族谱》，2008年建阳县书坊乡余姓村民藏本，扉页题“余氏宗谱，同治辛未年重镌，梓人傅文明”。版心题“潭西书林余氏族谱”。

⑧陈旭东：《明代建阳刻书家余彰德、余泗泉即同一人考》，《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第215~21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天王祠、尼姑庵、广孝庙等宗教建筑。卷首“上庠房四十一代孙秉钧绘”的地舆全图中，更是在书坊塘、同文桥这种比较典型的人文地理景观外，清晰绘出了大量诸如临水宫、东岳庙、大王庙、桃园庙等宗教地标，更特意刻绘了“仰山寺”整幅图。虞集《仰山禅寺记》载：“有山隆然，与武夷诸山相接，曰苍山。山势起伏，曰白花顶。顶之下五里，为高仰山，峰峦环合，山池渟涌，其流为赘湖，即古泗洲道场也。在建阳书市之西，去县一百里。”[①]这些地方文献彰显了建阳的宗教文化特色与人文风貌。

二　建阳刊神魔小说中的地域宗教书写

明清建阳刊刻的神魔题材小说，其编创主要由书坊主自己承担或敦请下层文人主笔，因此福建当地流行的通俗书籍，自然为这些神魔小说提供了大量题材依托，而闽浙赣民间信仰的兴盛，也让这一批神魔小说充斥着大量地域宗教文化因素，成为了解明清地域宗教书写的重要资源。

首先，在这些神魔小说中，常常会出现福建当地的人名与地名，带有当地人文地理景观和宗教文化色彩。如《天妃娘妈传》第六回“玄真女兴化投胎”：

> 真才离天门，顷刻间览燕、齐之胜概，历吴、楚之大观。西履羊肠，叹巴、蜀之崎险；东瞻沃野，羡闽、越之膏腴。入自闽关，则见武夷据上游之胜，剑浦截万派之冲。迨至大州，五虎南朝，白鹤北绕。开元为祝圣之场，鼓山罗揭晓之案。整整双门，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兀兀巍楼，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访神姑于乌石之傍，谒文昌于鳌峰之上。底回留之，不忍去云。命驾三山，始驰驱江南下渡之野；驻跸大田，继优游横路蒜岭之区。石竹碧山，乃天造之奇观；九鲤大湖，成地设之胜境。一望江口，福、莆之界限攸分；倏履涵头，莆阳之景物如画。观达观矣，止可止矣[②]。

这一段文字，出现了多处福建地名。闽北的武夷、剑浦，福州的五虎山、白鹤岭、鼓山、乌石山、鳌峰，还有大田、福清（有蒜岭、石竹山）以及莆田。石竹山和九鲤湖均与闽地著名的何九仙祈梦传说有关。

《铁树记》中也有大量福建风物。第十二回许旌阳四次斩蛟后，孽龙六子仅剩其二，他们哭道：“吾父未知下落，今我等兄弟六人……今皆被许逊剿灭，止留我兄弟二人……不如前往福建等处逃躲残生，再作区处。”[③]随着孽龙子孙逃往福建，小说后文涉及闽地地名逐渐增多。如追蛟至“福建延平府地名漾洋九里潭”时，许逊在蛟龙栖息的深潭边石壁上插竹[④]一根以镇压蛟龙。许逊追蛟至福建建宁府崇安县怀玉寺时，因长老同意蛟龙变成粟米藏于其掌中，才躲过许逊等人。许逊第二次来捉拿此蛟龙时，蛟龙化成一僧人，许逊寻到建阳名“叶墩”的地方拿住，向蛟龙呵斥道：“吾有谛语，分付与汝，劳心记着：逢湖则止，逢仰则住。”这偈语与后文贵湖、仰山相照应，从而引出离龙窟、仰山寺、真君观等真实存在的福建地理风物景观：

> 来至一村，前有一山，遇一牧童。其僧乃问曰：“此处是何地名？”牧童答曰：“此处地名

① [明]冯继科纂修：（嘉靖）《建阳县志》卷之六上《艺文志·寺观类》，明嘉靖刻本。

② [明]吴还初编：《天妃娘妈传》，第55~56页。

③ [明]邓志谟编：《铁树记》，《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

④双行小注：“今号为‘许真君竹’，至今其竹一根在，往来舟船有商人见其蛟者，其蛟无尾。”[明]邓志谟编：《铁树记》，第14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贵湖。前面一山，名曰仰山。”僧闻牧童之言，乃大喜曰：“适间承真君分付‘逢湖则止，逢仰则住’。今到此处，合此二意，可以在此居住矣。”遂憩于路傍水田之间（双行小注：今名龙窟），其中间泉水，四时不竭，后乃名离龙窟。即于仰山修行，法名古梅禅师。遂建一寺，名仰山寺。其寺当时乏水，古梅将指头在石壁上乱指，皆有泉出。其寺由粮亦广[①]，至今尤在。真君即于叶墩立一观，名曰真君观（双行小注：至今尤在），遥与仰山相对，以镇压之。[②]

后文孽龙之长孙逃到福州的故事中，也插叙了螺女问道故事，有南台、高盖山、螺舟（螺州）这些福州地名及钓龙石、螺石、开元寺铁佛等福州名物：

其蛟直走至福州南台躲避，潜其踪迹。真君……乃自立于一石上，垂纶把钓。忽觉钓丝若有人扯住一般。真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石遂裂开（双行小注：今石尤在此处，因名为钓龙石）。只见扯起一个大螺，约有二三丈高。大螺中有一女子现出。真君曰：“汝妖也。”其女子双膝跪地，告曰：“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闻尊师传得仙道，欲求指教修真之路。故乘螺舟，特来相叩。”真君乃指以高盖山可以修炼之所，且曰：“此山有苦参、甘草，上有一井。汝将其药洗于井中，饮其水，久则自可成仙。”遂命女子复入螺中，用巽风一口，吹螺舟浮于水面，直到高盖山下。女子乘螺于此（双行小注：其螺化为大石，至今尤在），遂登山采取苦参、甘草等药，日于井中洗之。饮其井水，后女子果成仙而去（双行小注：至今其草有病者汲井泉饮之，其病可愈）。……真君乃自高山绝顶以望，见妖气一道，隐隐在福州城开元寺井中喷出。乃谓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遂至其寺中用铁佛一座，置于井上压之。其铁佛至今尤在。[③]

《海游记》中的大部分人物是福建本土人士。白蛇害人之事发生在古田县，陈靖姑是福州罗源县下渡村人。卷上“靖姑学法救法通”中，陈靖姑为救兄弟法通，带着海清欲往闾山学法术。在去闾山学法的路上，遇到了“邵武府光泽县”的李三娘及“泉州府海澄县”的林九娘，三人在万花铺结拜为姐妹。

明清以来，闽地盛行关帝文化信仰。受此影响，关帝在建阳刊刻的神魔小说中更是大显身手，庇佑一方黎民。明末刻本《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中，有数则闽地关帝灵应事迹，有的闽地关帝传说仅见于本书，因而《关帝历代显圣志传》是考察闽地关帝信仰的重要文献。如“福清县神像斩山魈”故事发生在福清，记述关帝护佑女性，使其免受山魈迷祟。《与文学讲易春秋旨》是发生在泉州，记述关公与文人论文、护佑科举的灵应轶事。还有发生在漳州、彭湖等地护佑民众、防倭抗倭的关帝传说，如《绿鳌城斩旦解贼围》《彭湖降气鱼杀红夷》《彭湖港助舟山擒贼》《酒楼显圣捉柯三怨》等。这些篇目同样印证了关帝故事与闽地浓厚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

无论是关帝、陈靖姑及何九仙等神灵形象，还是小说中提及的大量福建地名与地标，均通过具有神魔色彩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模式，呈现了地域性宗教文化特色，使得建阳刊刻的神魔小说获得了独具一格的审美特质。

其次，建阳刊刻的神魔小说中，在宗教法术科仪描写方面尤为细致。《咒枣记》中的萨真人，即萨守坚，也称西河萨君。明初张宇初《道门十规》中，萨守坚被列入道教神霄派下。《道法会元》中有题

① 有的点校本作“皆有泉出其寺，由粮亦广”。

② [明]邓志谟编：《铁树记》，第145~146页。

③ [明]邓志谟编：《铁树记》，第146~14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为“萨守坚述”的三篇雷法理论:《雷说》《续风雨雷电说》《内天罡诀法》。萨守坚对于修炼五雷,提出“二炁五行”说。在《咒枣记》中,张虚靖教授萨守坚使用五雷法时,要求“心内存神,口中呵气,手上运诀,脚下踹罡,遣雷神驱雷将,打动了五方蛮雷”,又教他“亥为天门,在天门上起天火;坤为地户,在地户上起地火;卯为雷门,在卯上起雷火;戊子上起霹雳火;巳午未上起太阳三昧真火。运的雷轰轰烈烈,有惊天震地之势;起的火炎炎赫赫,有烈山燎原之威。以此法驱邪邪灭,慑祟祟伏,这便叫做‘五雷法’也”。①

《咒枣记》第四回讲九江一户人家,男子被魍魉鬼所迷而变得颠魔。张颠鬼十分厉害,法师都不能制伏它,只有萨真人使用神霄派雷法才能奏效。小说描写萨真人以雷法治张颠鬼:“(真人)遂独自到那颠鬼之家。……登了法坛,存了神,息了气,将掌心运动,运了东方甲乙木雷公,西方庚辛金雷公,南方丙丁火雷公,北方壬癸水雷公,中央戊巳(己)土雷公。又起着天火、地火、雷火、霹雳火、太阳三昧真火。只见雷有声,火有焰。雷有声惊天动地,火有焰灼物烧空。须臾之间,那火部雷司之神就把那颠鬼擒下。”②《咒枣记》第十回,描写萨真人以五雷法驱灭精邪:“(萨真人)存了神,捏了诀,掌心上运动了蛮雷,手指上剔起着猛火。雷轰轰火烈烈,就把那些妖精、怪物雷打得个魂飞魄散,火烧得个心寒胆裂。须臾之间,就相似个热汤浇雪一般,并不见些形影儿。”③

《铁树记》第四回描述法师、法器与法事,比较接近闾山三奶派,是闽北流行的民间法派。《咒枣记》第十四回前半部分“真人建西河大供”,记叙这场十天十夜的大供。马灵官监坛,以三昧真火对付妖精,结果烧了施食,最后由观世音变成鬼王,频施甘露水后,孤魂们才能得食。西河大供中引录的经懺,有《度人经》《消灾经》《救苦经》《慈悲懺》《幽冥懺》《拔亡懺》等。《飞剑记》第七回也有法坛的叙述。吕洞宾登坛,捏三台诀,步七星罡,敕令五雷牌,焚符召唤关元帅、赵元帅,擒住九尾狐精。《飞剑记》描写的斋醮场景有第七回金家的黄箓大斋和第十三回陈家的大斋供,其中陈家大斋供的斋坛挂有三清、四圣、五帝、四大真人的圣像。“诵《三官经》《玉枢经》《北斗经》,紫府演金(全)真之教;拜《水府懺》《星辰懺》《东岳懺》,丹台开宝笈之文。”④《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小说正文后,附录有“设供”“忌食”“圣养之要”“御讳”“圣降之辰”“玄帝圣号劝文”等宗教仪式相关内容。

《海游记》中对于法事、法术、法器的描写,大多是闾山教法事活动的写照。闾山派是男传男,女传女,所以陈靖姑与李三娘、林九娘的法术均由张大夫人传授。张大夫人决定先进行试炼而后传法。她假作背痛,“将法聚成一疔疮”,告知陈靖姑,需要以手去脓头,吸干疔疮内脓。陈靖姑“只得向前将手扯出脓头,用口于疮子嚼脓,疮中之脓滚滚而来,靖姑吐之不及,只得一口口吞之。其疔疮霎时间即消”。张大夫人知道陈靖姑为救其命,将脓吞食,告诉陈靖姑“非脓也,法也”。之后张大夫人继续传法。“靖姑领命跪于地下,夫人手持净水一碗,口念真言,将水灌入姑口,姑心中如醉,醒来便觉闾山法教瞭然明白。即起拜谢。”⑤接下来写张大夫人传李三娘安胎催生救产之法,传林九娘收四季瘟疫之法。

建阳刊刻的神魔小说中吸纳的宗教法书科仪,涵盖了神霄雷法、驱邪制鬼、救苦消灾、登坛拜懺、禳除瘟疫甚至催生救产,可谓各方各面无所不包,这体现了小说编创者对宗教文化的深谙与热衷,也反映出福建浓郁的民间宗教文化对神魔小说编创的独特影响。

① [明]邓志谟编:《咒枣记》,《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4~35页。

② [明]邓志谟编:《咒枣记》,第46~47页。

③ [明]邓志谟编:《咒枣记》,第137页。

④ [明]邓志谟编:《飞剑记》,第165页。

⑤ [明]无根子集:《海游记》卷上“靖姑学法救法通”,叶明生校注,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2000年,第239~24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　三教合一与庶民宗教心态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建阳刊神魔小说的叙事思维。邓志谟的《咒枣记》主要讲述宋代道士萨守坚修道成仙、济世救人的传奇故事。《咒枣记》第一回为“总叙天地间人品　萨真人前身修缘”。在叙述萨守坚故事前，邓志谟先行指出小说主旨——只要“有一等戒行纯洁，不曾浊浪爱河，不曾流漂欲海。修着心，养着性，完着精，固着神，得长生不老者，此便叫做神仙”[①]。

萨守坚修缘三世。一世为吴成，屠宰为业，听闻儒经而开悟，后半生专心念佛修行，东岳天齐仁圣大帝报知阎王，阎王以其改恶从善，令他不须阴府轮回，引在好地方富人家转世。第二世为梁州陆右，享人间之福，能守色戒、舍金散财。三世在蜀中西河县出世为萨守坚。阎王要试炼他的戒行，于是安排萨守坚早孤，任刀笔吏、医生，经历一连串错误，才出家修道，忏悔改过，免得轮回之苦。萨守坚的成仙之路，经历了闻儒开悟、念佛修行、潜心入道的不同过程，渡过了佛教的三世因果，受到了道教的东岳大帝与阎王的见证与考验。在萨守坚的故事中，儒释道对其的影响是此起彼伏的，反映了明代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对于建阳刊神魔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

《铁树记》第一回“总叙儒释道源流群仙庆贺老君寿”言道：“粤自混沌初辟，民物始生，中间有三个大圣人，为三教之祖。三教是甚么教？一是儒家……一教是西方释迦牟尼佛祖……一教是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②]余象斗刊《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首回为“玉帝设宴会群臣”，玉帝在三十三天设宴，表达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因须先入凡胎再出家修炼，然后才能成佛，于是玉帝开启转世投胎修炼之路。《海游记》小说开头第一回“开宗明义”，提出“儒释道巫四教”之说：“自天地开辟之后，人民安业，以儒释道巫四教传于天下。儒出自孔圣人，居人间以孝悌忠信行教；释出自世尊，居西境以持斋行教；道出自老子，居终南以修炼行教；巫出自九郎，居闾山□□行教。”[③]许九郎闾山派列为巫教，陈靖姑故事被巫教化。由此亦可见，建阳地区编创的神魔小说，是福建民间信仰的一种印记，有的很可能是当地民间宗教的阐教之作[④]。

此外，从神魔形象及其故事来看，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对建本神魔小说也有很大影响。明清关羽崇拜兴盛，儒道佛三家均崇奉关公。儒家称关羽为武圣，佛教奉关羽为伽蓝神，道教尊关羽为伏魔大帝。建本神魔小说中的关羽形象也体现了儒释道思想的杂糅。《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卷三“祖师遇着金刀难”写真武与赵公明、水火二将去收黑气，此黑气便是关羽的沙刀成精。沙刀精自封为金烈将军，和三千刀兵变为人形，在天台山居住。真武祖师前去收伏，被沙刀精飞刀阵所伤。其师妙乐天尊下界救回真武祖师，道出沙刀精的根底：

> 昔关羽生于三国之中，忠义不忘；遭吕蒙危(诡)计，死而不屈；烈烈阴风不散，聚于云端。夜遇普庵禅师坐静，禅言一发，则关羽坠下坛前。普庵禅师即为之受计于徒。一日普庵成道，带上天曹。玉帝封关羽忠义大将军，日把天门，夜管酆都。[⑤]

① [明]邓志谟编：《咒枣记》，第4页。

② [明]邓志谟编：《铁树记》，第1~4页。

③ [明]无根子集，叶明生校注：《海游记》，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2000年，第216页。

④ 明人潘镜若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是一部宣扬三一教的小说。明万历年间福建莆田人林兆恩创立三一教。此小说目前未见建阳刊本，姑且从略。

⑤ [明]余象斗编：《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2~13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小说中，关羽成了普庵禅师的徒弟，又被玉帝封为忠义大将军，日守天门，夜管酆都，因关羽同周仓、关平往西天听如来说法，不敢带沙刀前去，此沙刀走下凡间作怪。而沙刀精要关羽亲自来方可收伏。真武祖师前往西天雷音寺如来说法处求救，请关羽一同下界收沙刀精：

> 参见毕，祖师将沙刀之事说了一遍。关羽曰："某刀作怪，蒙上帝光降召某，安敢推辞？但某一心慕佛法，至此闻经未悟，安可去得？容某开悟便行。"如来曰："弟子有所不知。上帝乃玉帝一魂化身，因贪心不了而坠凡。今以（已）复回金身。汝乃臣子，他乃主，主欲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他今既来，安有不去之理？"关羽曰："去则当去，闻法未完，何缘再会？"如来曰："法虽未完，汝在此即拜上帝为师，生生世世，不入尘劳；不须闻经说法，亦可脱轮回之苦矣。"①

此处的关羽成为"一心慕佛法"的佛家"弟子"，而这段材料的最后，关羽又拜入了真武上帝的门下，成为"崇宁至道大真君朗灵关元帅"②，在佛道两教中都有归属。而如来言及关羽与真武上帝的主臣关系时，借用儒家"主欲臣死，不得不死"的理论，无疑将儒家尊卑差序伦理观念杂糅进来。

邓志谟《飞剑记》中，吕洞宾为降服妖狐请神时，关羽也是作为道教正神与"上清龙虎山正一赵玄坛"一齐出现的。《咒枣记》第十三回"萨真人游遍地狱 关真君引回真人"中写萨真人在冥府见到了关羽："关真君怎的在酆都？为因当初与张道陵天师相挺，天师做了一角公文，叫真君解到酆都，实欲把关真君永堕酆都。途遇着普庵祖师，将公文拆开一看，原来是关云长自己解自己。普庵祖师乃替他改着'永镇酆都'。故此关真君在酆都之国镇守。"③神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关帝，与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关羽有较大的差别，也体现出关羽形象在民间的神化轨迹。

福建自古以来便盛行猿猴崇拜。南宋福建文学家刘克庄《释老六言十首》之四有"取经烦猴行者"的诗句。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载福建永福人张圣者偈语："苦海波中猴行复。"南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六有《宗演去猴妖》一则。《天妃娘妈传》中的猴精却是一个反面角色。小说中的猴精，亦称"黄毛公"，也自称"殿前卷帘大将军"，是世尊座后铁树上的猕猴精。猴精与鳄精在碧苑池作乱后，各自逃窜。第四回"黄毛公投奔西番"着力描写妖猴万般变化，以满足口腹之欲和情色之欲。猴精后来到达弱水国，西番进犯汉邦，汉将难以抵挡猴精的妖法，大军败绩。妈祖助其兄林二郎征番，最终汉军大胜西番，斩杀猴妖，立下大功。另据清代小说《闽都别记》，有一个为非作歹的红毛猴精叫"丹霞大圣"，后来被陈靖姑制伏，安置在福州乌石山宿猿洞，成为保护神。福建古代就有多处供奉丹霞大圣的庙宇，名叫"齐天府"。

明清时期以陈靖姑信仰为中心，在福建形成了具有巫术特色的道教流派——闾山三奶派。明万历间徐㶿《榕阴新检》卷六引陈鸣鹤《晋安逸志》"女道除妖"一条④，称陈靖姑出生于道士世家，其兄为福建著名道士陈守元，并记述闽王召请陈靖姑驱蛇等经历。另有民间传说称陈靖姑曾到江西龙虎山求符箓，龙虎山道教祖庭也曾派遣道士前去古田主持临水宫。可见陈靖姑信仰带有浓郁的道教色彩。而建本神魔小说中的陈靖姑与佛教瑜伽教也有关联。《海游记》中的陈靖姑成了观音指甲（指血）的化身，其兄陈法通所学先是佛教瑜伽法，后又到闾山学法。蛇母将陈靖姑的早产儿捉回蛇洞，陈靖姑到灵山见世尊如来求助方才成功解救。世尊将陈靖姑的儿子收为弟子，取名吉祥，留

① [明]余象斗编：《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第134~135页。

② [明]余象斗编：《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第135~136页。

③ [明]邓志谟编：《咒枣记》，第178页。

④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张天禄主编；[明]徐㶿撰：《榕阴新检》，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在灵山。此外,小说还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将陈靖姑塑造为恪守君臣礼义、父母孝道,具有传统美德的古代女子。陈靖姑形象及其信俗演变同样体现着三教合一思想和巫术观念。

《天妃娘妈传》中的妈祖信仰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妈祖信仰与道教密切相关,《道藏》中收有《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小说中,妈祖下凡除妖,调动的是玉帝麾下的天兵天将,却又拜观音为师,功成果满后也是由观音度化其一家,还出现了《观音大士说天妃娘娘经》。此外,统治者意欲将妈祖信仰纳入国家祀典以巩固皇权秩序,妈祖信仰不断被注入儒家文化内涵,也由此进入封建宗法性传统宗教,历朝不断褒封,神格地位日益提高。清代莆田人陈池养撰写的《林孝女事实》,将妈祖彻底塑造成符合儒家标准的忠孝圣贤。

在三教融合的宗教文化背景之下,建阳刊神魔小说对于宗教空间进行叙写,最主要的特色是对酆都冥府的刻画。小说《咒枣记》第十二回"阴司立赏善行台　真人游赏善分司",在暗无天日的阴间中,立有"赏善分司",下设笃孝之府、悌弟之府、忠节之府、信实之府、谨礼之府、尚义之府、清廉之府、纯耻之府,里面住的都是善人,他们生前为善,死后也在阴司安享度日。与"赏善行台"相对应,阴司中又立有"罚恶行台",里面都是恶人,在里面受禁持。小说第十三回,萨真人又游历了阴山地狱,包括风雷之狱、金刚之狱、火车之狱、溟泠之狱、油龙之狱、虿盆之狱、杵臼之狱、刀锯之狱、镬汤之狱,看到了生前为恶之人在地狱中受到种种严酷的刑罚。小说从十一回到十三回,用长达三回的篇幅描述了萨真人在阴曹地府中所见种种惩恶扬善的状况,以冥间报应来劝诫世人向善,其中的"孝悌忠信"善恶观念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烙印,体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想。《鼎锲全像按鉴唐钟馗全传》卷三卷四也有钟馗巡查地狱之事,所过有刀山地狱、寒冰地狱、锯解地狱、磨磨地狱、沸油地狱、碓捣地狱、割舍地狱、称秤地狱等。在地狱中受到各种酷刑报应的多是生时做恶多端之人,如木驴地狱遭受割肉之刑,鬼判称"他在阳世不行好事:咒公骂婆,不敬丈夫。搬唆是非,娼淫泼妇。盗人财物,扳害良民。动辙(辄)逞凶,无故欧(殴)人。土豪磊债,节外生枝。教唆词讼,拨置官府。滥受民词,贪赃枉法。拆人婚姻,占人田产。好嫖好赌,荡费家资。恃强吞弱,倚富欺贫。一切凶人,故有剐肉之报"[①]。而在"割舌地狱"一节中,钟馗"望见一牌坊,上书着'三教关'三字。及入关内,又见一衙门,墙粉八字,中间一座门楼,约高一百丈,名曰玄黉山(门);左边一座大门,名曰空门;右边一座大门,名曰沙门。玄黉门,儒者行走;空门,释者行走;沙门者,道家行走"[②]。这"三教关"内三座门楼,更是三教和而不同的形象写照。

余　论

建阳刊神魔小说以出身修行传体[③]居多,如余象斗刊刻的《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全像华光天王南游志传》。其他万历年间的神魔小说也多用"传"命名,如《南海观世音出身修行传》《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达摩出身传灯传》《天妃娘妈传》《唐钟馗全传》《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孔圣宗师出身全传》等。以"游记"命名的神魔小说,也乐于在其中插入神仙创世、转凡成圣等出身传说。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中的江流儿故事即是如此。《全像华光天王南游志传》更是在五显神旧有传说的基础上,杜撰了妙吉祥三世投胎、转生华光的神话。而邓志谟编创的三种神魔小说,小说之名虽一律题为"记",文本中也为主人公安排了投胎转世的经历。如《飞剑记》中的吕洞宾本是神仙钟离权的侍

① [明]佚名撰:《鼎锲全像按鉴唐钟馗全传》,《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0~121页。

② [明]佚名撰:《鼎锲全像按鉴唐钟馗全传》,第111~112页。

③ 李丰楙将其命名为"奇传体"。参考李丰楙:《出身与修行——明末清初"小说之教"的非常性格》,王瑗玲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学篇》,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277~32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童,因思凡而投胎为人;《铁树记》中,许肃之妻何氏梦吞金凤所衔之宝珠,遂生许逊;《咒枣记》中萨守坚历经三世转生。

建阳刊刻的神魔小说在文本上相对较为粗糙,艺术水平不高,然而其中蕴含丰富的地域宗教文化,在闽浙一带民间仪式演剧中得到活态传承。如浙南傀儡戏《陈十四娘娘传》,闽东寿宁、政和等地傀儡戏《奶娘传》,闽西上杭高腔傀儡戏《夫人传》,福建永安大腔傀儡戏《海游记》等,均演绎陈靖姑救产收妖故事。再如五显灵官大帝华光,作为"梨园教"镇坛神,在明代以来闽东流传的傀儡戏《五显》传奇中承担重要神职。此外,闽西高腔、闽东四平戏至今流传有《华光传》抄本①。建阳刊刻的神魔小说用通俗语言塑造神灵形象,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这些小说的编创与刊刻,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福建正统宗教的通俗化,也促进了民间信仰的在地传播。

(刘海燕,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硕,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Printed in Jianyang and the Regional Religious Culture

Liu Haiyan Han Shuo

Abstract: Jianyang in Fujian Province was a pivotal hub for the woodcut printing of popular ficti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woodcut printed in Jianya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religious culture,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ligious ideas of the compilers. The popular knowledge-based texts printed in Jianyang provided numerous materials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The religious culture in and around Jianyang also help to nourish the creation of the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The religious notion of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religion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has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creation of the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The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printed in Jianyang frequently incorporated local Fujian religious figures and sacred landmarks into its narrative texts and exhibited a meticulous portrayal of folk religious rituals in details. On the one h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culture on popular literature in Fuji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ilation, creation, woodcut print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s in Jianyang also influenced the inheritance of religious culture in Fujian area.

Keywords: Printed in Jianyang; Divine and Demonic Novel; Religious Culture

① 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古代、近现代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第271~28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